

上授節將之心也。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慶州牧書曰：雖心慕子文，申威涿郡，意存士雅，慷慨臨江，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，永空幕南之地，逐北聊城，追奔滌海，必欲卷綬避賢辭病，收迹。

論漢五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：驃騎

將軍霍去病征匈奴，立克勝之功。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：士或問於大夫曰：側聞強秦之用兵也，南不踰五嶺，北不渡大河，海內愁怨以喪其國。漢興六十餘載矣，命將帥以抗憤，用干戈於四荒，南排朱崖，北建朔方，東越滄海，西極河源，拓地萬里，海內晏然。鄙人不識，敢問其蹤？大夫曰：昔秦之得天下也，以力而不足以德，以詐而不足以誠，內用商鞅，李斯之謀，外用白起，王翦之兵，窺間伺隙，既并海內之後，以威力為至道，以權計為要術，遂非唐突虞純，滅舊章，防禁文學，行是古之戮，嚴誹謗之誅，十餘年遂滂滻而盈溢，是故皇天疾誠，更命大漢。及秦政務在敦厚，至今六世，可謂富安天子，文明四夷，向風徒觀，朝廷下僚，門戶之士，謀如涌泉，動如駭機，皆能安中國，吞四夷。君臣若茲何慮，而不成何征而不剋？雖拔泰山，填滄海可也。魏王粲三輔論曰：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，諭雲夢玄公豫焉。先生稱曰：蓋聞戎

不可動兵，不可揚今。劉牧建德垂芳名烈，既彰矣。曷乃稱兵舉衆，殘我波零？逸老曰：是何言與！天生五材，金作明威，長沙不軌，敢作亂，違我牧覩。其然乃赫爾發憤，且上征下，戰云暴呴，舉順州牧之兵，建拂天之旌，鳴振地之鼓，玄胄曜日，犀甲如堵。以此衆戰，孰能嬰御？劉牧之懿子，又未聞乎？履道懷智，休迹顯光，酒掃羣虜，艾撥穢荒，走秦術於西墳，馘射貢乎武當，遏孫堅於漢南，追楊定于折商。